

事類統編
卷卅五

北齊書類編卷之四

葆真誠齋增輯

立中敬亭校字

靈異部鬼神

鬼神上

論原無鬼

言書阮瞻傳瞻素一無鬼論忽有客詣瞻與

所共傳君何得言無即僕便具是于是變為異相須臾

消滿歐陽元暎車志宗岱著無也論無能屈者一鬼化

書生振衣起曰君絕也必搜神書于寶傳寶見嘗病

我益血食二十餘年也必搜神八絕積日不洽後悟云

見天地間鬼神事如夢覺不自知死實以此遂撰集古

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名為搜神記凡二十卷以示劉

文子

漢書文帝思賈誼徵之至

謂鬼之輩狐言雄談于賈誼漢書文帝思賈誼徵之至

感鬼神之事而問鬼神之本諒師秘訣于劉根于書

道所以言之至夜半帝前席焉記劉根人嵩山學道遇異人

授以秘訣遂得他龍召鬼神虎金魚之幻

張君房雲地國在助述異記關中有金魚

還系天神俄而生涌竹王楓子之靈漢書夜郎王以竹

泉金魚躍出而雨降竹王楓子之靈為姊後封其三子

為侯今夜郎縣有竹王三郎神王象之頭地紀勝建昌府紅屏山有數十年樹樹具大形而無手足人山者見

而年之皆出血或狼頭而面

蓋楓子鬼也唐書初薛延陀之將敗

主人引人帳合妻具饌其妻顧視客乃狼頭人也告隣人其視之食已而去主人相與逐之

人追者詰其故曰我神人也薛延陀將滅我來取之後延陀竟敗于營督軍山劉敬叔異誌梁清居楊州後柱

州故宅數有異光往晉見一人問之云姓華名其若

煥至晉所使或鳥告人身面是毛鄭酒薄譏引弓

射之並有又赤髮而地身投古西陽雜俎秦天縣姓

終徒染前又赤髮而地身劉者病在其家迎禁呢人治

之劉忽起杖耕至田中井如劉者物返曰我病已矣適打

一鬼頭落埋于里中同往驗焉掘出一鬪髑骸赤髮

數十莖病竟愈又嚴綬鎮天原中中小兒如水際調戲

忽見物中流流下小兒爭度乃問其下旋風起嬰兒

有嬰兒長尺餘遂生羣兒逐之色目在頂上壬子年

逐姐空數尺丹予以篇殺之身而因與諸神示上界

拾遺記西陽雜俎見一神地身之人即義皇也上界

如金川飛澄光之地散費有失之業失志成病精神逆

女者復引出日能遊上清事疑是司遠逃避朱

引由馬南一院中有絳冠紫衣前至大紫雲三重門

引由馬南一院中有絳冠紫衣前至大紫雲三重門

引由馬南一院中有絳冠紫衣前至大紫雲三重門

引由馬南一院中有絳冠紫衣前至大紫雲三重門

乃命先過戊申錄錄如人間狀首冠人生辰次言姓名年紀下注生月日別行橫一旬甲子所有公過日日其之趙自規其錄姓名生長日月一無差失衣人言每

六十七年天下人一過錄以考如管子之魂也可循此行

北門至向路執手別曰游此如夢覺蓋死已七日矣人

當達家依其言行須心誠倒如神異經東北有鬼星石

生到此銅關石勝之門至三門戶共一門石勝題曰鬼

門西南銅關夾門勝題曰人門若夫學院深沈漢祖

東北銅關夾門勝題曰人來門至一處如王者居見一

醫人王超死經宿而蘇言如生至一處如王者居見一

人武召前視脈令超治之即至針出膿升餘領黃衣吏

日可領視畢也超隨人一門門者曰畢院庭中有人眼

數千聚成山視內迭瞋明滅黃衣曰此即畢也俄有二

人形其奇分處左右鼓巨楚吹竽聚眼扇而起或飛或

走為人者頃刻而盡訪其故黃衣曰有生之類先死為

畢言次畢城嚴肅蓋築馬從騎甚眾乃其親叔母薛氏

祭活

祭活

祭活

也恂然伏城曰兒豈不聞地獄乎顧白僧導引此兒恂

隨谷一二里遙望黑風自上屬下中有黑城飛烟赫然

至城門自啟見左右罪人莫窮其數又北望一門熾然

炎火和尙曰此無間門也遂迤至殿具言所見叔母曰

努力爲善自不

至是怙然遂活

甲仗充庭見城隍問其生平行事司戶

自陳無罪府君曰然當令君去君頗相識否吾卽

晉宣城內史桓煥也爲是神管郡耳既蘇言之

滿屋行至華陰云有莊在縣東相邀往隨至下客于廳

入室良久可大竊于中門窺覷見一貴人在內理事囚

徒甚衆疑非人境少年出曰家君是華山神也可大求

檢已簿當何進達曰君明年當

進士及第歷官七政後果然

六天泰之宮退洞天

六官周一萬里高二千六百里洞天六官是爲六天鬼

神之官六天一日糾絕陰天官二曰泰煞誅事官三曰

明辰耐犯宮四曰姑照罪氣官五曰宗靈七非宮六曰

敢司連苑宮人死皆至其中人欲常念六天宮名空洞

地神事卷之四
三皇女室

之小天三北嶽冥濤之獄西陽襍俎炎帝甲為北太帝

陰所治也君主天下鬼神三元品式明

真科九幽章皆律也連苑曲泉泰煞九幽雲夜九都三

靈萬劫四極九科皆治所也三十六獄流沙赤等號冥

濤獄北岳獄也又二十四獄有九平元正女青河北等

號人犯五千惡為五獄鬼六千惡為二十八獄獄囚萬

惡乃墮盜廁舍而督魂傳亮靈應錄台州民姓王常祭

薛荔也廁神一日見黃衣女子曰我廁

神也懷中取小合子以指點少膏塗民左耳下戒之曰

見蟻子側耳聆之必有所得良久而滅明日見礎下羣

蟻聽之果聞相語曰移穴去暖處其下有寶甚寒性不

安民伺蟻出尋之獲白金十錠續幽怪錄廁神每月六

日上雷門而跋足劉義慶世說會稽有防風鬼常跋雷

琴防風鬼聞琴頻施尺郭之威神異經東南方有人焉

聲在賀中庭舞身長七丈朝吞惡鬼三

十壽者三百此人以電為飯以露為漿名曰尺郭一名

食邪又述異記南康小虞山中有鬼母一產十鬼朝產

之暮食之今蒼梧有鬼姑祠是也

隱試黎邱之毒

官覽黎邱有奇鬼焉善效人之子弟之狀

邑又人有之市而醉歸者鬼效其子之狀扶而道苦之

丈人醒而譙其子其子泣曰無是事也父曰嘻是必奇

鬼也明日遇而殺之明且之市而醉其子迎之丈人望其真子拔劍刺之其權會所以誦經

此齊書權會任助教時夜乘驢出東門鐘漏已盡忽有

人牽頭一人隨後有異生人漸漸失路心怪之誦易

經上篇二而稽康為之滅燭者也忽有車志和中散彈琴

人忽散轉大單衣葛帶恆視之既熟抑或桃邊避影戴祚甄異

吹其燈曰子與鬼魅爭光規亡後見形還家經庭前桃樹邊過曰此桃我昔所種

子乃美婦婦曰人言亡者畏桃何不畏耶答曰桃東南枝長二尺八寸向白柳下通名三峰筆李固言未第時

者憎之或亦不畏也柳下通名行柳下聞有彈指聲問

之曰吾神神九烈君也用柳汁染子衣矣科第無

疑果得藍袍當以東樵祀我許之未久狀元及第

誓

司空之宅

徐鉉稽神錄周元樞寄居臨淄官舍一夕忽有車馬扣門報曰李司空侯謁廷之坐間所

從來曰吾亦新家至此元樞驚曰君何時居此曰隋開

皇時嘗居之元樞曰君早鬼耶曰然地府許我立廟于

此故請君移去

耳出門不見

重趨少傅之庭

馬總唐年補錄會昌中

黃衣人執文牒曰陰司錄君二魂對事壘一魂主身不

覺隨去至一宮門有赤衣吏引八一吏自內出宣命曰

史遂前世括蒼山主錄大夫侍者今大夫復位侍者宜

遷竹所司曰法遂領就一院見一人白鬚紫衣左右列

侍拜訖仰州乃少傅白居易也遂元和初爲翰林小吏

因問少傅何爲至此白曰侍者憶前事耶我如睡覺是

夕居易薨于洛中臨終謂所親曰昔自蓬萊與帝有聞

浮之因帝于聞小爲葬德之別言畢而逝人莫曉也較

其日月當捐館之時

乃上宴葬德殿也

老父白衣而詣謁

唐書高祖師次

老生屯霍邑以拒義師霖雨積旬有白衣老父詣軍門

曰子爲霍山神謁唐帝曰人月雨止路出霍邑東南吾

當齊師高祖曰此人不可欺趙無邪豈欺我哉

泰山過華陰見神物迎謁問左右皆不見有老巫阿馬

婆云岳神在道左米鬢紫衣者是也令巫傳言神可先

歸遂不見至廟神復乘轎迎立庭下

呼巫問之對如所見乃封神金天王

藉銀環而報德也

虞道施乘車山行忽有人烏衣徑上車言寄載頭上有

除大將軍威爾相

因留贈銀環一隻

山見一人左右導從幽簿如二千石遙見縱父子便喚

住就一子然火縱因問是何貴人答曰聞山主縱叩頭

五枕從此如意

黃父方曾答故籍

忽有一物高二丈許中之走若雷霆聲如風雨夜不敢

迫明日尋其跡見一小鬼曰吾主為劉涓子所射取水

以洗瘡問是誰曰是黃父鬼乃依小鬼還未至間搗藥

聲遙見三人一人卧一人閱書一人搗藥

案而前三

天王朱鬚而趨迎

郵繁開元傳

信記帝時登

五

女子堂

人並走遺一龜疽方並一白藥消子得之從宋武帝有

北征有被倉者以藥塗之立愈演爲十卷號鬼遺方有

窮怪號亦茂前經山海經槐江之山東望桓山四成有

至乃馳驅獵虎稽神錄僧德林遊

四脅有窮其摠號耳舒之桐城至此最疾卧草中日

方丈之地問之曰頃自舒之桐城至此最疾卧草中日

已昏四望無人惟聞虎豹吼自必死佛有一人部從

如大將至此下馬召二卒曰善守此人明日送至桐城

縣下遂去不見惟二卒在某間之曰茅司徒也常夜獵

虎恐汝被傷故護汝須臾日出二卒亦不出入乘狐僧

見其人以所見之處立祠日茅將軍庵

而元怪錄花州作史董慎性公直出州門逢一黃衣使

者曰太山君呼君爲錄事因出牒示慎負之出郭至見

府君命坐曰藉君公立故有是請今有閩州司馬六人

真無問獄天曹准合減等君謂宜何如曰真無文字當

州府秀才張審通足備管記也府君令召之至卽補左

曹錄事各給一元狐每出乘之審通錄狀申天曹天符

以爲允當加府君六天副正府君曰非君不可正此獄
因割下耳中肉壁之爲耳安下審通頭上曰塞君一耳
與君三耳送之歸數日額痒踊出一耳通
前三耳而踊出者尤聰呼爲三耳秀才
受異志臨海羅陽縣有神自稱王表語言飲食與人無
異不見其形又一婢名紡績是月遺中書郎李崇實
輔國將軍羅陽王印綬迎表表隨崇俱出所歷山川輒
遣婢與其神相聞表至權于蒼龍門外爲立第舍說水
旱小事往
著進士之袍
覆一足履懸一履盜太真繡香囊上叱問之奏曰臣乃
虛耗也上怒欲呼力士俄見一大鬼頂破帽衣藍袍繫
魚帶鞞朝鞋徑提小鬼剗其目壁而食之
上問汝爲誰奏曰臣終南逢上鍾馗也
隸職西臺之
下陶穀清異錄釋種令超遊南岳將至祝融峰逢赤憤
紫衣人問其所之因密語曰我豈人也凡舉子人試
天命俊鬼三番旁護之欲以振發其聰明其中爲名第
及時運未遇者則無所護衛君以一第爲兒戲耶我印

其數也誠蓬萊下官西臺此來

南岳關會一人陰德增城耳 專官北斗之墟西陽樓

續命出帖照第四天鬼官北斗 兔骨我頭靈交髻鬚善

君所治即七長批斗之考官也 觀一人欲試之乃殺鷺埋于小屋以婦人服者其七使

觀之竟口無言帝推問之急乃曰賣不見有鬼但見

一頭白鷺立墓上然則鷺死有鬼也稽神錄曰楊邁出

獵放鷹于野見草中有兔搏之無有如此 者三求之得兔骨一具是兔之有鬼也 桃人茅馬怪

郎斯須楊術之浴陽伽藍記魏韋英卒後妻梁氏嫁向

張弓射之變灸為羊分宛市搜神記宋定伯夜行逢鬼

為桃人茅馬定伯誰言我亦鬼著肩上 徑至宛市中下著地化為羊賣之當旋化鵲兮官湖全

時石崇有言曰定伯賣鬼得錢五千萬 晉書周訪宿官亭湖晨起如廁 見一老父訪執之化為雄鳴 安得奉孟蘭而救苦孟

自連比邱入地獄見其亡母生餓鬼中即以鉢盛
飯餉其母未入口已化為火炭目連哀告佛佛言汝母罪
重須得十方僧眾于七月十五日為施主七代父母行
禪定意因具五味百果著盆中供養十方大德佛眾僧
皆為咒願然後得食是時目連得脫餓鬼之苦目連
自佛來世佛弟子行孝順者亦應奉孟蘭盆佛言大善
孟蘭者天竺語猶行看張桃板以書符應劭風俗通東
云倒懸救急器也海朔山大桃樹
有二神曰神荼鬱壘主閭領眾鬼之出入者執以鉗
斧黃帝法而象之因立此坂于門上書二名以禦鬼
乃攀綺觀于名山宜報錄兗州人姓張詣克赴選途經
皆現形像張拜訖至第四子見其儀容秀美祝曰但得
西郎交遊一生分畢行數里忽有騎馬至者云是西郎
來謁乃引張過其宅飛樓綺觀侍衛嚴峻同王者至大
堂拜見府君府君曰汝能與吾鬼交遊深為善道引
出涕泣覩王宮于海碣補神錄有賈客泛海遇氣飄至
而別覩王宮于海碣一處海師曰吾聞鬼國在是區

上卷之六 卷之六 吳女

登岸向城去遂至王宮正值大宴因升殿俯通王坐以
窺之俄而王有疾召巫者巫曰有陽地人至此陽氣逼
人故病以飲食車馬謝遣之可矣印其酒食坐及羣臣
求祀祝客挾素而食俄有僕夫馭馬至客乘而歸至岸
登舟國人南臺依洛水之鄉洛陽伽藍記洛子淵茂彭
竟不見
師子淵附書一封云宅在靈臺南近洛水鄉但至彼家
人自出相看元寶如其言至則見一老翁取書引人致
酒須臾見婢抱一死兒過怪之俄而酒至色甚紅香美
飲之迷之止但見綠波東傾一童子新溺死泉中血山
方知所飲是其血也及北磧控臨湖之國真報錄所仁
還彭城子淵已失矣
路見一人如大官拜之問公何人曰吾是洛陽姓成名
景宏農人西晉時為別駕今任臨湖國長史仁備問國
何在王何姓名曰黃河已北據為臨湖國國都在樓煩
西北沙磧是也具王即故趙武靈王今統此國總文
山挂攝每月各使土相朝
陰陽錄事並為州元怪錄
子泰山是以數來至此

同州督郵者姓崔輕騎赴任出春明門見青袍人乘

馬相揖偕行問何官曰新受同州督郵崔云君豈不誤

乎笑而不答里斜路中有官吏拜迎青袍曰要來靈官

君為陽道錄事戎為陰道錄事路從此別

分明下壁宋白太平廣記道士沈太虛禪廬山九天使

前揖曰身張懷武也常為軍將上帝以微有陰機樓船

功配此為靈官既寤起視畫壁署曰五百天官

濟其生靈蓋之儀薛用弱集異記天寶末崔圖在益州

江而至旌纛蓋傘旌旂戈戟殯紛照惟取有朱紫十數

人妓女百許他舟則列從官武士屯沂中流圖令訪明

舟中言曰天子將幸巴劍蜀中諸望神祇遷移避駕圖

驚愕時朝廷無事自此先為備明歲南狩圖應卒無誤

英童帳如山金字紫函之蕭時和作傳坐鵬舉暴卒

符來召至一麻衣碧衣官出拜引入一院題云戶部房

廊四周簿帳山積當中三間架閣特高覆以赤金幃

上

上

上

上

金宇博曰皇籍餘皆露架往往有兩紫色益之因引

杜氏籍書綴云濮陽房有紫函四開卷鵬舉三男未生

者籍名是以朱書可剖史記趙襄子為智伯所敗走棄

已具晉陽原過從後至王澤見三神

自謂以上可見自謂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三節節莫

通曰為我以是遺趙無邱原過既至以告襄子襄子親

自剖竹有朱書曰趙無邱余霍太山之陽侯天使也三

月丙戌余將使汝反滅智氏襄子再拜受如神合果以

丙戌滅策簡從探漢書何敞父比于為獄吏決曹椽平

智氏活數百人征和三年三月天大雨比

于在家日中夢見賁客車騎在門貴而門有老嫗避雨

雨甚衣不濕雨止請比于曰公有陰德天賜公策以廣

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策狀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

枚以授比于曰子孫佩印綬者如此筭比于年五十八

有六男後又生三子太始元曠子紬黃羊而漢書陰

年自汝陰徙平陵代為名族曠子紬黃羊而于方臘

日晨炊見龍神形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祠之

自是暴富子方常言我子孫必强大至孫識三世而遂